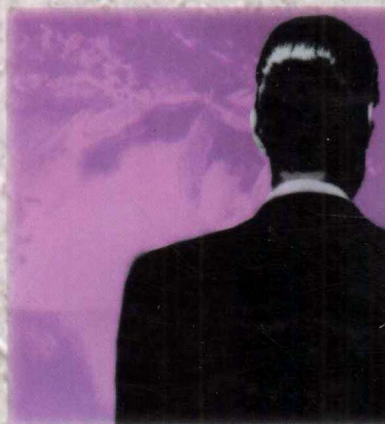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

# 冷血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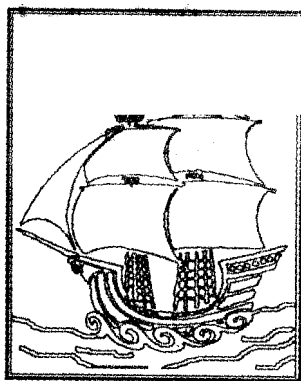
〔英〕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Lengxueyisheng*

世界经典名著

# 冷血医生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全学

封面设计:朱 平

世界经典名著

冷血医生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00印张

2006年1月修订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71-3324-7/I·1295 总定价:2800.00元(共100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冷血医生》是美国当代女作家玛丽·希金斯·克拉克写的一部罪案小说。

著名妇产科专家海利大夫妄图以其“韦斯特莱克生育法”获取诺贝尔奖金，不惜以病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试验。在非法活动即将败露之际，他毒杀了孕妇范琪，并制造了她自杀身亡的假象。在刑侦部门受理此案时，他又相继谋杀了可能会揭露案情真相的医院接待员和另一位医生。女检察官凯蒂偶然发现海利大夫在转移范琪的尸体，海利大夫便又千方百计企图杀死她。负责刑侦工作的验尸官理查德以其敏锐的分析能力和谙熟的专业知识，力排众议提出对海利大夫的怀疑，并说服检察官进行了收查，终于弄清了真凶的面目，并在最后一刻救了凯蒂的性命。

本书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文笔简炼流畅，读来引人入胜，是一部从医学侧面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

一路上，凯蒂一直是兴高采烈地开着车，一边回味着刚才案子的胜诉情景。本来这个案子对于她来说是非常棘手的，她的对手——罗伊·奥康是新泽西州一位赫赫有名的辩护律师，再加上法庭对被告口供的封闭，这一切对于被告方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但是，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整个陪审团都有理由相信就是他——特迪·科普兰因为抢劫，残酷地杀害了那个天真浪漫，年仅八岁的小姑娘艾比盖尔·罗琳斯。

小姑娘的姐姐，玛格丽特也来到了法庭，来听取最后的裁决。她是满怀信心，盼望着自己年仅八岁的妹妹的冤仇能够得到申雪。看到这种情况，她非常激动，刚一休庭，就快步走到凯蒂面前，说道：“亲爱的德梅约夫人，真是太感谢您啦！您真是伟大，您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是，您那有理有据的雄辩，使得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只是不知道法庭最终会怎么判决他？”

“他已是罪证确凿，根据他的罪行，法官应该判他终身监禁。”凯蒂回答说。

“真要感谢上帝，”玛格丽特·罗琳斯欣慰地答道。看得出，这些天来，她一直是悲痛至极，面部非常憔悴，此刻她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那里面有悲伤，也有感激。她一面低头轻轻地擦着眼泪，一边说：“可怜的小艾比，我真想念她，以前家里一直是我们俩相依相伴，可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我了。她才刚刚八岁，当时的情景，肯定把她吓坏了。这个恶徒，如果这次让他蒙混过关真是于理难容。”

想到这，凯蒂禁不住脱口说道：“绝不能让他混过去！”她这时心血又沸腾起来，竟然不自主地用力踩了一下油门，而此刻汽车正在拐弯，这一加速使得车子在有冰雪的路面上左右摇晃起来。

这时，她的头脑才完全转变回来，“噢……不！”她拼命地紧紧握住方向盘，想使车子稳定下来，可是她根本无法控制住，车子已经越过了分界线，向着道旁的路基处摇晃过去。不知怎么搞的，车子竟然冲上了路基，也许是路基也结了冰的缘故，在路基上，车子保持了一刹那的平衡，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凯蒂看到了道路前方正有两道灯光由远而近，向自己的方向驶来。随之，车子就像加足了马力，向着路旁陡峭的路堤，冲了下去，直奔田野而去。

赫然，前面一个庞大的黑影出现在眼前，那是一颗巨树，车子直奔而去，只听得“呼”的一声巨响，随之而来的是金属、玻璃裂碎的声音，凯蒂顿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强压着没有吐出来。随着车子的强烈震动，她的身体本能地向前冲去，胸部顶在方向盘上，紧接着又向后弹去。此刻，挡风玻璃的碎片正朝她的面部飞来，她本能地围起双臂，护在面前，感觉到她的手臂、膝



盖以及胸部剧烈的疼痛。车上所有的照明设施都已经破损了，四周一片漆黑，凯蒂的大脑也在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她只是隐约听到在不远处响起了警笛声。

不一会儿，车门被打开了，凯蒂觉得有一些凉意，并听到有人说道：“噢，我的上帝，是凯蒂·德梅约。”

此刻，凯蒂想说话，可是不能出声，想睁眼，可是也没有那个力气，只好在头脑里极力地回忆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噢，是汤姆·库格林，那个年轻漂亮的警察。凯蒂在上周的出庭作证会上曾经见过他。

“她已经昏过去了，她的胳膊上都是血，可能是玻璃割破了动脉。”

凯蒂心里非常明白，可是她又动不了，只好听任别人摆弄她，她觉得好像有人用什么东西勒住了她的手臂。这时她又听见另外一个人说道：

“她可能有内伤，我们得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韦斯特莱克医院离这不远，就在公路那头。我去叫辆救护车来，你先在这里守着他。”

凯蒂只觉得身体软绵绵的，好像在空中飘着的感觉。正在这时，她觉得有人把她抬到了担架上，并给她盖上了一条毯子，她能感觉得到雨雪飘落在她的脸上，她正在被人抬着向前走，进了一辆车，那肯定是一辆救护车。凯蒂此时此刻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多么希望能有人明白她，这该多好啊。我没有昏过去，我没有失去知觉，看，我正在听你们说话呢。此刻，汤姆正在简单地向别人介绍她的身世：

“凯瑟琳·德梅约，家住在艾宾顿，现任新泽西州韦利县助

理检查官，德梅约法官的妻子，她先生已去世，一人独居。”

一听到这里，凯蒂顿时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向自己袭来，联想到自己的伤势，不禁一阵凄凉。此刻，她觉察到眼前正在变得一片光明，随着这片亮光，她的眼睛也能睁开了。“噢，太好了，她终于醒了。您的年龄，德梅约夫人？”

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凯蒂还是尽了半天的力，才能回答出来，“二十八。”

为她进行急救的大夫已经把汤姆缠在凯蒂手臂上的止血带解开，开始为她进行缝合。尽管大夫为她进行了局麻，但她仍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极力坚持着，不敢缩手。

大夫为她清创缝合完伤口后，舒了一口气，轻轻说道：“你真幸运，德梅约夫人。你伤得可真是不轻，我们已经为你进行X光检查，只是皮肉外伤，没有骨折。但是你失血过多，我们已经为你登记输血，今晚要留在医院里观察，你不用紧张，很快会好的。你需要我们打电话通知你姐姐吗？”

“不……不……”她刚要说出自己最害怕的就是住院的话，可是逐渐清晰的大脑却在告诫她自己：年龄，职业，已经不再允许自己那么孩子气了。一想到这，她自己便觉得有一丝难为情，只好说道：“不……不要告诉她了，莫莉一家正在患流感，就别再打扰他们了。”

凯蒂的声音仍然显得很无力，汤姆只好弯下腰来听她讲话，然后对她说：

“不用担心，凯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在这里安心养伤，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办妥的。”

此时，凯蒂被推送到急救室，护士为她用帘子隔出了一个地

方，开始输血。凯蒂看着鲜红的血液一滴一滴从她的右臂流入了她的身体，头脑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她感到全身疼痛，尤其是她的左臂和双膝更是痛得厉害。她感到一种孤独感迅速袭遍了她的全身，眼泪顿时不自主地淌了下来。

护士小姐安抚地摸着她的前额，并把她的头发向后拢了拢，温柔地说道：

“德梅约夫人，你干嘛哭呢？你会很快好起来的，你这种心情是不利于你的病情康复的。”

“我没有哭，我没事。”她虽然这样说着，可眼泪还是往下流着。

最后，她被送到了—个房间里，护士递给她一杯水和一片药，对她说道：

“把这片药服下，德梅约夫人，好好休息一下，明早醒来你就会感觉好多啦。”

凯蒂知道护士给她的肯定是安眠药，她平时是不服这类药的，因为—服下它，准会做一些恶梦，可她又想，只要能睡着，哪怕是做恶梦，也总比在这里忍受孤独的黑夜要好。这么—想，她便依从地做了。

护士见她服完了药，便关上房间的灯，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房间又冷又暗，床单又潮又粗。看着周围的白墙，凯蒂躺在床上，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医院的床单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医院里的墙壁为什么都是白色的？今天夜里又会做什么样的恶梦呢？想着想着，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然，和往常—样，这一次她又做起了恶梦。

她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辆滑行车，车子越升越高，越来越陡，

眼看就到了一个拐弯处，她想要控制住车子，可是她办不到。突然，车子脱轨了，像一道抛物线飞了出去，急速地向下坠落，如果和地面相撞，肯定会摔个粉碎。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凯蒂突然惊醒了，她的全身因为惊恐正在发抖，她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她躺在床上，再也不能成眠。窗外，雨雪敲打着窗子，风吹得帘子沙沙作响，她觉得阵阵凉风从窗缝里吹进来。她强作努力，摇摇晃晃地从床上下来，扶着墙，走到窗前，想关紧窗子，拉上帘子，再好好睡上一觉，也许真像护士说的，能好一些，这样她就可以早一些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回到家去。

她站在窗前，身上仅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衣服，风一吹，顿时感觉到有一些凉意，这样她反而觉得有了一丝精神，便索性倚在窗台上，看起外面的情形。

天依然下着雨，夹着雪片，一片迷蒙，只有楼前的停车场被照明灯映得一片明亮，地上的雨水已经汇成了一条条小河。凯蒂正在盯着停车场看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车的行李盖子慢慢地打开了，这时凯蒂觉得有一阵晕眩，双手本能地扶住窗台，这样，原来抓在手里的卷帘咔嚓一声卷了上去。她定了定神，依然好奇地看着那个轿车的行李箱，那人正在费力地向里放一样很长的东西，好像是用白布单或者是白毯子之类的东西包裹着。

突然，凯蒂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全身毛骨悚然，嘴巴张得大大的，她急忙用手掩住嘴免得叫出声来。原来，就在那行李箱盖子关上的一刹那，那包东西的白单子打开了一角，透过夹雪的雨水，借着照明灯那明亮的灯光，她看到了一张脸——一张变得苍白、扭曲变形的女人的脸，显然，那是一张死人的脸。



闹钟两点钟准时把他叫醒了。由于长年应付急诊的习惯，他马上清醒过来。迅速起床后，他走到诊疗室，用脸盆里的冷水洗脸，对着镜子，规整地打上了领带，又梳梳头发，伸手拿起晒在不太热的散热器上的袜子，袜子还有点潮湿，他还是皱着眉头，把它们套在脚上，又重新穿上了鞋子。

他伸手去摘旁边的大衣，摸了摸又缩回手来，尽管把它挂在了散热器旁，可还是湿漉漉的，要是这种天气穿在身上，肯定会让自己着凉的，而且说不定毯子上的白绒毛还会粘到深蓝色的大衣上，那也许会让人产生一些怀疑，自己绝不能给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他猛然记起自己还有一件旧的布伯里牌的雨衣挂在衣橱里，雨衣没有里衬，这样的天气穿上去会有一丝寒冷，而且那还是自己很胖的时候买的，现在穿上去肯定又肥又大，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转念又一想，这样做也许会更隐秘，穿上这件普普通通暗绿色的大衣，即使让别人看到他在车子里，也不会轻易认出他来。

于是，他打开橱子，从衣架上摘下这件皱皱巴巴的雨衣，把他的那件才干的切斯特费尔德牌的深蓝色大衣挂在最里面，雨衣散发出一种长久放置发霉的味道，他捏着鼻子，皱着眉头，穿上了雨衣，扣好了钮扣。

他走到窗前，轻轻地拉起帘子一角，留心地向外看着。停车场上车子很多，这样他的车子不会太引起注意，可是当他看到往日停车场那被打碎的灯又重新照亮时，他不禁心悸了一下，他发现新换的灯很亮，他车子后面的行李箱被灯光照得一清二楚，他只好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能尽快地借着其他车的影子绕到他的车那里去，如何能尽快地把尸体放进车的行李箱里。

他想着时候到了。

他迅速地打开药橱，弯下腰，凭着感觉，摸到了毯子下面的尸体。他把左手伸到了尸体的脖子下面，右手伸到腿窝处，把尸体抱起来，放在了诊疗台上。看得出，他很吃力，她活着的时候只有一百一十磅，可现在因为怀孕，体重增加了不少。他借着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的微光，把她用毯子裹起来。

他又用电筒，仔细地检查了药橱的底板，确信未留下任何痕迹，才把它重新锁上。然后，悄悄地打开了通向停车场的大门，右手两指拿着汽车行李箱的钥匙，轻轻走到诊疗台前，抱起那具尸体。此时此刻，他的心跳不禁加速起来，这关键的二十秒钟，按着他的计划，整个过程应该是二十秒钟，可也许就是这短短的二十秒钟，会毁掉他后半生的前程。

十八秒钟后，他已经来到了他汽车的行李箱前。顶着雨雪的击打，他把手中沉重的尸体向左侧手臂移了移，又用右侧大腿顶在尸体的腰部，以便能腾出右手来打开行李箱门，可是他试了半



天却未能把钥匙插进锁孔，原来锁孔上挂了一层冰，他急忙用钥匙在上面刮了刮，然后把钥匙插了进去，行李箱盖子慢慢地升了起来。他警觉地回头向医院上面的窗户迅速扫了一眼，突然他看到二楼正中房间的一扇窗子的帘子正在此刻拉开了，会不会有人在看？他不禁心里动了一下。来不及细想，他把裹着毯子的尸体急忙往里放，由于着急，他的右手松开了毯子，恰好此时一阵风吹过来，掀开了毯子的一角，赫然露出了尸体的一张脸。他赶紧放下尸体，砰地一声关上了行李箱门。

他不禁惊慌了，当风吹开毯子一角的同时，停车场的照明灯恰好能照到尸体的脸，会有人看到她吗？那扇拉起帘子的窗户那儿有人吗？他会看到吗？如果有人，他能看清楚这里多少呢？他无法断定，但是他想，他会很快弄清楚，那房间里住的到底是谁。

他走到驾驶室的车门旁，打开车门，钻进了车子。没有打开车灯，他开着车子飞快的驶出了停车场，到公路上后好一会儿他才把前灯开亮。

今晚，他这是第二次去查平里弗了。世间的事情有的真让人不可思议，假若当初她从福人大夫的诊室走出门口时，没有碰上恰好要外出的他，故事也就不是这个样子啦。

当时，范琪正小心地挪着右脚，在医院门口的门廊里一瘸一拐地向外走的时候，恰恰碰见了要外出的他。一见到他，范琪几乎用歇斯底里的声音对他说：“大夫，我感觉差极了，我不能再跟您预约了。明天我要到明尼阿波利斯，去找过去常给我诊病的塞勒姆医生，我甚至会让他在为我接生。”

他感到很幸运，幸好碰见了她，不然……他不敢再想下去，

连忙把她劝回自己的诊室，耐心地安慰她，让她平静，使她放松警惕，可最后一刻，她还是产生了一些怀疑，脸上掠过了一阵恐惧，想尽快从他身边逃开，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刻，为了他的前程，为了他的名利，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绝不能让她把自己毁掉。看着死去的她，他的心里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把尸体先锁进了药橱里，然后又想到了她那辆豪华的林肯大陆牌轿车，那辆鲜红色的轿车在就诊时间一过肯定会更加令人注目，那漂亮的车型，炫目的镀铬车头，都会令人驻足观看，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车子处理掉。

对，有了。他突然想起她在查平里弗的住处，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他知道了她的家，并且她也曾告诉过他，她的那个在联合公司做飞行员的丈夫要等到明天才能回家。把车开回她的家里，还有她的手提包，这样让别人看来，她是死在她的家里的。

于是他找到她的车钥匙，开着她的车上了路。由于恶劣的天气，路上车辆很少，他找到了她的住所。房子的位置令他很满意，它远离道路，面积很大，并且要经过一段弯曲的车路才能到达。他利用车上的自动装置打开了车库的大门，把车子开了进去。

更令他高兴的是，车库里通向内室的门没有上锁，这就省去了他找房门钥匙，从前门进去的麻烦。整幢房子的灯还亮着，也许它是一个自动的控制装置。他来不及耽搁，急忙寻找主人的卧室，右面的最后一间肯定是的，房间很宽敞，另外还有两间卧室，其中的一间已经被布置成婴儿室，新裱装的墙纸艳丽多彩，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娃娃和小动物的画像，婴儿床和衣柜显然



都是新购置的。

此刻的他看到房间的这个样子，突然产生了一个更为得意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想得到一个孩子的女人，为了这一切，她早已在做准备，可现在她失去了孩子，从满怀希望到彻底绝望，她完全有理由产生自杀的念头。对，把她的尸体也弄回来，把房间布置成自杀的样子。

他走进女主人的卧室，看着那张宽松舒适的大床，看着床上懒散零乱的衣被。他在想着，要是让她的尸体躺在这里该多好啊，这样一定会比把它扔到荒郊野外、杂草丛林中更隐蔽些，那样做，早晚会被警察发现，定为谋杀，并展开大规模的调查。

最后，他小心地把她的手提包放在了躺椅上。现在，汽车、手提包都在家，这让人看上去，似乎至少她已经从医院回来过。

他走了四英里路返回医院。其实，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在这样的富宅区，经常有治安警察来回巡逻，要是他们碰见他，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他该怎样回答呢，他想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样，他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是，他很幸运，一路上很顺利地到达了医院，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从停车场那边医院的后门走进了自己的诊室。此刻时间刚好是十点钟。

他的大衣还有鞋袜都湿透了，全身冻得直发抖。他知道，现在把尸体弄出去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被人撞见，至少要等到最后一班护士换班以后，那时正好是午夜。但是，他还是决定要等到午夜过后一段时间再出去，那时会更安全一些。况且急诊室的入口在医院的东侧，他用不着担心会被看急诊的病人或送病人的警车撞见。

他把闹钟拨到两点，然后在诊疗台上躺了下来，在思考之中一直睡到了闹钟响起。

现在的他正驶过一座木桥，拐进了温丁布鲁克街，她的房子就在右面。

快接近房子时，他关掉了汽车的前灯，驶上了那段弯曲的车道，绕过房子，他把车倒退到汽车库门口，然后小心地脱掉了驾车手套，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手术手套。他先把汽车库大门打开，然后又打开汽车的行李箱，抱起裹着的尸体，经过车库，向里门走去。内室里静得有些吓人，但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想：再过一会儿，一切的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了。

他急忙穿过客厅，来到右边最末的那间屋子，那是女主人的卧室。他只觉得手中的尸体越来越沉，越来越僵，他扯掉毯子，费力地把尸体放在了床上。

然后，他到旁边的酒橱里拿来了一只带花纹的蓝色平底玻璃杯，把随身带来的一小包氰化物结晶洒到了杯子里，走出卧室，用水冲开，又把杯中的大部分水倒进了洗手盆。他仔细地把洗手盆冲洗干净后回到卧室，向床单上滴洒了几滴药液，把玻璃杯放在了她左手旁。对了，还需把她的指纹印在杯子上，尸体已经僵硬，他拿起她冰凉的左手在杯子上握了握，又放好，然后把那条裹尸体的白毯子仔细地收拾起来。

现在，他站在旁边，看着躺在床上的她。她四肢伸开，面部朝上，双目惊恐地瞪着，面部已经扭曲，一看就知道死前曾做过痛苦的挣扎。不过他想到、大多数自杀的人都是到了临死前才幡然醒悟，面部和心里都很痛苦，但已经无济于事。



他就这样站着，想着，还有什么不妥善的地方呢？应该没有了吧，装有钥匙的手提包放在了躺椅上，沾有残留氰化物的杯子放在了她的手边，大衣是穿着，还是脱下呢？他决定还是尽量少碰她，穿在身上吧。

噢，对了，还有鞋子，是穿着还是脱下呢？她死前会挣扎着把鞋子踢掉吗？他掀起她穿在身上的土耳其式长裙，顿时，他的脸不由得变得惨白。原来，只有她那只浮肿的右脚穿着一只破旧的软皮鞋，而左脚却只穿着袜子！

那只软皮鞋一定是丢落在什么地方啦！他在想，在停车场，在诊室，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他急忙从卧室跑出来，顺着原路一直找回去，可是结果很令他失望。他着急得要命，又赶快出门向汽车跑去，在行李箱中翻了半天，可还是未见踪影。

必须要找到那只鞋，他在想，因为那只鞋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凭证。他记得在她怀孕以后，由于双脚浮肿，她一直穿着这双破旧的软皮鞋，就连医院的接待员都曾和她开过这双鞋的玩笑。

它会掉到哪里呢？如果掉到诊室里，他一定会听到的，也肯定不会在存物橱里，那么它很可能是掉到停车场啦。

他决定回去搜寻一下停车场，想法找到那只鞋子。否则的话，被见过她穿这双鞋的人捡到了可就麻烦啦，等到尸体一暴露，大家议论纷纷，肯定会有人说：“这是她的鞋，是我在医院的停车场捡到的。”这样一来，肯定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他越想越觉得必须返回停车场找到那只鞋子。

但现在他还不能，他又跑回卧室，打开了衣柜的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女式鞋子都扔在最底层，但它们大多数都是高跟鞋，谁也不会相信她会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在这样的天气中穿这种